

清明时分

清明时分,细雨霏霏,我们去扫墓,去祭奠祖宗。男人们看重传统,看重家族。清明时分,乍冷还寒,我们怀念故人,感叹生死。男人们把深深的记忆、纠结的遗憾放在心中。一枝黄色的菊花代表着无尽的言思。有人说,清明之后,也是播种的时节,慢慢收起你的忧郁——

细节表达

忘不了的诗

◆夏爱华

看到海子早年的一张照片,我的心感到深切的痛楚。一脸天真,那么质朴的笑容,让我心痛。那是涉世未深的他,留给世人的最纯真的纪念。

还有一张照片,很明显是在山岗上照的。山岗上的海子,迎着阳光,奔放洒脱。他右手举着帽子,双臂无限伸展,仿佛想要紧紧地拥抱蓝天与大地。风吹乱了他额前的一绺黑发,增加了他的帅气。这其实是一个飞翔的姿势。我能想象得出,站在山岗之上的海子,张开双臂,想要飞翔,灵魂是何等自由。

还有一张照片,摄于屋门前。海子笑容依旧灿烂,但身后的屋子却明显那么破旧,看上去一副年久失修的模样。尤其那木门,油漆剥落,看上去经受了多年的风雨侵蚀,已是饱经沧桑。也许这就是海子生前的住所吧,我想。这张照片令人感到忧伤。海子其实一直生活在物质贫乏的环境中,这张照片应该是个证明。

工作在政法大学昌平校区,海子要承担为父母兄弟的生活,要承担读书与创作,要承担一个诗人的浪漫情怀,而他在这里却是何等孤独。在《夜色》中,海子曾这样总结自己:“我有三次受难:流浪、爱情、生存;我有三种幸福:诗歌、王位、太阳。”

海子是一位有着赤子之心的诗人,他的诗温暖而热忱,怀着对大地、对人类的热爱。我们从他的诗中,感受到了温暖而美丽的麦地,感受到了“面朝大海,春暖花开”的奔放而温煦的情怀,感受到了诗歌金属般的质地。同时也让我们感受到了那飞跃的声音,穿越无数个世纪,最终回到人类的原初,那个诞生赤子之心的纯真世界。

海子的诗是一种温暖而光辉的存在,在现如今这个日渐金钱化、日渐冷漠的世界,具有着无比的价值和尊严。

“诗歌本来就是很边缘化的东西,和八十年代初的热闹相比,也许目前诗歌的处境更真实。”与其说我们凭吊的是海子,还不如说我们凭吊的是那段永远无法挽回的纯真年代。

诗歌是一场烈火,而不是修辞演习。破茧成蝶的海子,在诗歌的涅槃中获得新生。他离开了尘世,却又永远留在了诗歌之中。

回忆

最感伤的怀念

◆康伟明

清明时节,怀念一些人,感伤一些事。

那年,我高三,正是学习异常紧张的时刻。我没有多余的时间拿来消遣,连回家都成了奢侈。高三下半学期,我才回过一次家。那天,正趴在课桌上苦读的我接到了父亲的一个电话,他说爷爷突然心脏病发病,现在在县人民医院抢救。医生说不乐观,所以希望我回去一趟。当时,我听到这里,眼泪就肆无忌惮地流了下来。爷爷是长辈里最疼我的人,对我的爱甚至超过了我的父母。小时候,父母外出打工,是爷爷一粒米一碗饭地照顾我生活的。每年冬天特别冷的时候,爷爷就先上床帮我暖被子,等到足够热乎的时候,他才叫我上床。爷爷很喜欢给我讲故事,讲他当兵的故事。而我也津津有味地听着。爷爷是令我特别自豪的人,缘于他年轻的时候当过兵,是一名真正的抗美援朝志愿军战士。而且,他的柜子里还藏着当兵时穿的衣服和帽子。爷爷只要一谈起当兵,他的情绪就开始激动,斗志昂扬,似乎还想重走一遍这样的人生路。

想到这里,我哭得更厉害了。我没有犹豫,当晚就坐了五个小时的火车赶到了医院。可惜,一切都为时已晚了,爷爷已经离开了人世,我只见到了他的最后一面,我看到了他苍白的脸颊,额外凸起的皱纹以及微闭的双眼,再也看不到他的笑脸和讲故事时的神情。

我突然想到了刚上高三的那段时间,我的心情忐忑不安,每回一次家,我都会向家里人倾吐我的苦恼。而爷爷听到了我的抱怨之后,他温和地对我说:“孩子,不用担心,我相信你会考上好大学的!”送爷爷去火葬场的时候,我没有哭泣,也没有多余的话,我只是一个劲地沉默。我脑海里全都是爷爷生前的音容笑貌,全都是与他相干的一切。

当爷爷入土为安的时候,父母说走的时候,我所有的矜持都顷刻间彻底崩溃,顿时嚎啕大哭。从那开始,我就保证,我一定要考上大学,一定要让爷爷在天安门。

而今,相距爷爷离开的那一天,已经有十个年头了。当年的高考我无疑是辉煌的,这满足了我的心愿。现在,我带着我的孩子来到爷爷的墓碑前,跟他们讲述我和爷爷之间的故事,重温儿时的美好以及缅怀一些事。

心曲

父亲的花园

◆陆海光

在记忆中,父亲是个能工巧匠。那时,母亲忙外,父亲主内。他不仅能烧一手好菜,还每年自己粉刷墙壁,给地板上油漆,修理沙发和椅子,把简陋的家打理得干干净净,还时常不忘给家里那个捷克老式花瓶里插上几枝生机盎然的鲜花。

父亲一直想有个可以栽种鲜花的花园。在那个年代,这种念头几乎没有实现的可能。可天赐良机,上苍恰恰给了父亲一个实现梦想的机遇。

那时,我们家住在长宁区天山新村。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,国家遭遇经济困难,拿不出钱来搞公共绿化。为了弥补市场供应不足,鼓励居民在房前屋后开垦“十边地”,种蔬菜养家禽。勤劳的父亲顿时来了灵感。他不知从哪弄来几根毛竹,劈成一段段一米多长的竹片,然后在残存的冬青树下围上篱笆;父亲又搞来些砖,斜插在泥土里,把花园分割成一个个小花圃;很快,我家楼前出现了两个对称的50平方米左右的花园。父亲说,一个种菜,一个种花。父亲还在楼门前过道上搭起了一个5米长的葡萄藤架。有一次,父亲去外地出差,带回一棵两米多高的桑树苗,种在花园中央。父亲说,桑树长大了可以供你们蚕养。那时,我的哥哥姐姐都在大学里用功读书。父亲只能拉着我做他建设花园的小帮手。

记得父亲的花园从我念高小时进入了茂盛期。春天一到,花园里会交替出现迎春花、兔子花、月季花、一串红、美人蕉、牡丹花;到了秋天,花园里会绽放出五颜六色的菊花;即使在冬天,泥土里也会突然冒出一丛长得很有精神,红得很艳,花瓣一丝丝卷起的不知名的野花。我惊叹,这花如此不畏寒冷。

父亲的花园是我少年时的乐园。风和日丽,阳光明媚的时候,花园里会有彩蝶飞舞和嗡嗡的蜜蜂。我和弟妹们,楼上楼下的小邻居常光顾花园玩耍。收获桑葚的那天,是我们小孩子盼望的盛事。父亲让我叫上三四个小朋友围着桑树站立。他在二楼窗口用竹竿敲打桑树枝干,桑葚便会像雨点般落下。树下的小朋友必须遵守“纪律”,把脚周围的桑葚捡拾干净后才能移动脚步,怕不小心踩碎那可爱的桑葚儿。一小篮一小篮紫黑的桑葚拾满后,父亲用水冲洗干净,让我们美餐。他自己舍不得吃。

到了晚上,花园里还会传来各种天籁之音,诸如青蛙呱呱的叫声和蟋蟀唧唧的吟唱。晚上蟋蟀唱得欢,有时会招惹抓蟋蟀的人翻进篱笆墙,把花园践踏得一塌糊涂。父亲清晨起来,看到花园被破坏,会无奈地摇摇头说:蟋蟀一叫,花园遭殃,我们又得辛苦了。

父亲的花园是“文革”开始后渐渐凋零的。先是有人来说,绿化只能是公共的,不能围篱笆。不久,又有人来说,私人不能种树,桑树要砍掉。于是,篱笆墙没了,人们可以随意进入花园践踏;给我们带来无数乐趣的桑树被锯成了数段……

父亲辞世那年除夕夜,我们买了一大箱迎新烟火放给父亲看,但那五彩缤纷的礼花已引不起父亲的兴趣。初五夜里,父亲走了。送他上路那天,我们在他周围放上了许许多多他生前喜爱的菊花。



都市观察

一些痛楚,一些安慰

◆史德强

“魂断最是春来日,一齐弹泪过清明”。清明,带儿子回百里之外的老家,去祭拜这小子几乎忘记的奶奶。

他很不解,在家中一直缠着妈妈,说不要去。直接给拎了起来,扔到了车上。在这个问题上,没有任何可以商量的地步。毕竟,我要让他知道,有些人是永远不可以忘记的。

似乎知道错了,在临近老家的时候,小声问我,奶奶是不是小时候一直做饭给他吃的?我点头。其实这不重要了。重要的是,我要让他知道,这里埋葬了我和他最亲爱的人,任何时候,在任何地方,都必须心头,不仅仅是形式。

坟地几乎被平,几乎深埋在麦田。无言的痛楚。姐在千里之外打来电话,把妈的坟头起高一些,用力地点头。硬生生地把儿子摁在了新土前。我说,磕头。他硬着脑袋,侧怒我。同样没得商量。

他现在就像这满地的麦子一样,尚可轻踏,如果麦穗打头,一切都已晚了。

清明还是一个种植的日子。

冬去春来,海洋上的暖湿气流开始北上。清明前后,冷暖空气经常交汇,形成了阴雨绵绵的天气,给春耕带来了极大的便利。

“清明前后,种瓜种豆。”菜园,田野,俱见农人忙碌的身影。

瓜是南瓜。土要耙得松松的,地要耙得平平的,垌要整得齐齐的。地边地后刨了浅坑,小心把瓜子儿放进坑里,轻轻覆上土。十多天后,就会出芽了,像从土里拱出个小脑袋,黄黄的,俊俊的,娇娇的。又过几天,芽发出两片嫩叶子,像小鸭撇着的扁嘴巴。再后来,就会有长蔓,有开花,有结瓜。

清明的瓜,一下子就长到了白露。

也把这个节气,像南瓜一样长长地画了一个圈。绕回头的时候,已是来年的清明了。

